

译著

江伙生

ANTHOLOGIE DE POESIE

法国当代诗选
FRANCAISE CONTEMPORAINE

武汉大学出版社

法语诗歌翻译与研究系列丛书



江 伙 生 译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6月·武汉

法语诗歌翻译与研究系列丛书

法国当代诗选

江伙生 译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23印张 插页35 字数580 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内含精装300册)

ISBN 7-307-00965-X/1·61(精)

ISBN 7-307-00966-8/1·62(平)

《精》12.00元

定价: (平) 7.50元

前 言

法国当代诗歌在中国的名声似乎不太好。一提起它,往往有人就作结论式地说:“法兰西当代诗歌正在痛苦中呻吟,因找不到自己的出路而苦恼”,或说“法国当代诗歌是一些‘迷途者’的‘天书’”,或更有甚者,说法国当代诗歌是一些“文字游戏”,是“猎奇好怪之物”,说它们“晦涩莫测”,“故弄玄虚”,“难以卒读”,等等。笔者分别于1981年、1985—1986年和1989年三次出访法国,接触和走访了法国小说界、诗歌界和教育界的不少名人、学者和朋友,就“法国当代诗歌”这一议题和他们广泛地交换过意见,其中包括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的私人会见,对“新小说之母”娜塔丽·萨洛特的两次专访,与当代著名诗人让·塔迪厄、克洛德·罗阿、让-克洛德·勒纳尔、阿兰·博斯凯、雅克·夏尔庞托、罗贝尔·乌德洛、让-克拉盎斯·朗贝尔、贝尔纳·洛林、马克·阿兰和乔治·弗耶当卡夫特等人之间的谈诗论文。他们的意见、看法可以用下面这样一段文字加以概括:他们对法国诗坛现状虽有不满情绪(如诗歌商业化,出版日益艰难,读者欣赏水平下降等),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却充满信心;他们对别人的探索、创新虽然时有不以为然,甚至互不买帐,但他们又确信这正是诗人其所以成为“自我”,成为“这一个”的必然之路;他们认为法国诗歌史上的座座丰碑虽然不一定要摧毁、拆除,但是一定要有更为雄伟高大、更为光彩夺目的丰碑将它们超过,使之逊色。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我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我不同于他人,我也不同于“我自己”;蹈袭前人的足迹是没有前途的,重复自己昨天走过的路也是没有出息的。弗耶当卡夫特1986年在《致中国读者》一文中曾说过:“今天法国诗歌中各种倾向、各种流派你追我赶的既共存又竞争的局面

……这些差异性，这种对于多棱镜形的经常是矛盾着的做诗法的探求，不应该看作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混乱状况，而应该看作是一种瑰丽多彩的繁荣景象。”他甚至还恳切地说：“但愿中国读者不致于被这些千情百景的诗风搞得晕头转向；而相反地，希望他们能够从中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题材和养料，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自己幻想的翅膀！”可以说，这也正是笔者想尽可能地将法国当今诗坛上的各种流派、各类诗人、各样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的初衷。“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我们只能是“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绝不可囿于一己之天地。

法国当代诗歌，作为丰富多彩而又瞬息异变的社会、人生和宇宙苍穹的一种“晴雨表”，它必然是多姿多貌、不拘一格的；收入本书中的诸如传统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超现实主义诗歌、介入派诗歌、超脱派诗歌、荒诞诗歌、视觉诗歌以及哲理律诗、情歌小曲等等，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生存天地、存在价值和社会知音。请读下列各诗：

百病缠身/他找到了冷落无人的家/门下留有一封书信/不过他没有拆开它/……壁橱中的衣服全被虫蛀/挂钟紊乱地往前爬行/他在手帕里呜咽痛哭/这个令人丧魂落魄的时辰

——洛林：《返回家门》

十六岁。你离开了中学的大门。/轮到你了。踏入了陷阱。/秋日，然后是严冬。白雪寒清。/一天。又一天。一月整。冷酷无情。/生活向你关闭了大门。/有人在监视你。你应一直往前行。/有人给你指出了生活的旅

程。/但他却忘记了你的练习簿和课本。/一步。又一步。
应该象样地在人间生存。

——夏尔庞托：《去做工》

清瘦，双腿叉开顺坡席地而坐/乱麻纺织女工/舔食
着餐盘上的白色果酪/在这多石严寒的土地上/她们凹陷
的眼睛/既不见奶牛也不见麦壳/一无所有，皮包骨头/石
床和流水之间，寸草不留/那些在康兰或朴茨茅斯的女工
/也成天泡在海水中/僵直的手指来回抖动

——勒当岱克：《乱麻纺织女工》

我们曾信仰过/不过随后，我们停止了信仰的圣歌/
我们曾希望过/不过随后，我们不再受希冀的折磨/我们
曾经是清醒理智的人/可是随后，我们更希望精神病缠身
/我们曾经说出真情/可是随后我们明白，真情是谎言的
别名/从此以后，我们只好在十字架下痛苦呻吟

——博斯凯：《我们曾信仰过》

我，书写着你的墓志铭/但是怎样下笔？/我能对他
人说些什么啊/除了我的母亲？

樱花笑逐颜开/象只舒展的手心/但是今天啊/向
谁去报告春天的光临？

羞怯的我不敢对你说/我正是你这长河母亲的一个
西方后代/话语酿造满怀诗情/它们流出一半而将另一半
隐藏起来……

我能否坦露我欣喜的情怀/在工程浩大的长城脚下/
我已牵动了你长发的饰带/我,是来自欧洲的一个爱幻想
的小孩?

——弗耶当卡夫特：《在万里长城脚下》

这些诗作,我们自然没有必要再对它们进行任何的评说,因为诗文本身已经很清楚地将它们自己一览无遗而又弦外有音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每位读者均可依据自己的审美经历、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去得出各自的结论。不过我想,诸如“迷途者”的“天书”、“文字游戏”、“晦涩莫测”等等标签是无论如何也贴不到这些诗作上的。

那么,有没有要费些力气才可以领悟的诗作呢?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即使是这类诗作,也并不是什么“域外奇谈”或“苦海经文”。我们曾经多次说过,荒诞文学并不全是荒诞的东西;形式主义文学也并不全是实验室中的产品。对有些诗歌,你完全可以不喜欢它们,但你不可忽视它们的存在,更不可动不动就对它们判以“死刑”。其实,它们都有自己的“生的权利”。有些诗意的内涵和外延,既在常情常理之中,也在常情常理之外,认识它们颇得费一番周折。试读亨利·米肖的长诗《慢悠悠》中的一节:

我对你们说明这一点,我对你们说明这一点,的确是
我所到之处,我便透视红尘。我透视红尘。有一个大伤口

的大脑知道尘世的许多事情。它也观察你们，是啊，只要你们存在于人间，它就会对你们每一个人辨明正身。

是的，阴暗，阴暗，是令人担心。凄惨的播种人。什么样的祭献品！所有的方位标全添翅逃遁。所有的方位标正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谵妄，为了人群。

只言片语，貌似不知所云，但是正如我国著名诗人徐迟所说：“诗人企图表现真实的内在精神，给予感应的可能，诗里面有一些我们内心所掩饰和埋藏的思想和感情。”“慢吞吞地领会，还是有味的。且很有点味……”（《长江文艺》1985年第7期）读诗靠的是“感受”，而主要地不是靠“读懂”，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今法国的不少诗人，均担心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在“懂”与“不懂”的判断中将他们的诗作弃之不顾，甚或打入冷宫。巴黎第八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米歇尔·德居伊就曾担心地问过笔者：“中国读者难道不会在‘读不懂’的情况下将我的诗作置于一边而不予理睬吗？”我说：“这有可能。不过，法国诗人和中国读者之间虽然不一定都有‘彩凤’的‘双飞翼’，但是他们之间‘一点通’的‘灵犀’却总是存在着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感受的过程，而且感受的结果因人而异。”事实确实如此。我为本书选择的最初读者是余萍、江涛母子俩。他们一个是高校教学行政管理人员，一个是计算机科学研究工作者，可以一般地代表文、理两个学科方面的读者。他们不仅细读每首译诗，而且还吟诵品味，修改润色，有时甚至还查阅中、外文辞典，以便觅得更为佳美和传神的诗句。我们一起酌定之后，他们再将一首首诗誊正。可以说，他们既是本书的读者，也是本书的合作者。他们常说：“有些诗读起来虽然让人感到吃力，我们也不一定说得 outcomes 个所以然，不过我们心中体会到了诗人想说些什么。这可能就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正是他们的这一朴实而又发自内心的看法启发和鼓励了我，于是我把拙译的部分初稿又送给不少亲朋好友阅读，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更多地弥缝缺漏。他们之中虽然有的人“摇

头”，有的人“叫好”，但却无一人主张将某某诗人弃之一边而不顾。大家几乎有一种共同的想法：“法国诗人就是法国诗人，何必要求他们都取中国诗人的创作模式，何况中国诗人也应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的啊！”

至于说到诗作风格，我想就更不必多费笔墨了。法国诗歌界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头禅：“人各一貌，何须共操一曲。”正如我在三年前出版的一本论诗的小册子中说过的：“他们的诗产生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流派，他们甚至不可能归流划派，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朗贝尔脱胎于超现实主义，但他的眼睛又始终注视着大地；勒当岱克眼观惨淡的人生，但她又始终不失对未来的信心，始终‘对更远处一往情深’；弗耶当卡夫特到底是高卢人的后代，还是炎黄子孙，他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柯尼格诗情久远，但稚气犹如孩童；塞耳日·佩是当今法兰西的逆子，但他又自称是家乡人民的贤孙。说不清的矛盾啊！还是一句话：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本人。”这一看法，对《法国当代诗选》中的32位诗人还是大体适用的。我不想在一个划就的框子里将自己的手脚绑缚起来，我愿手脚洒脱地、尽可能广泛而又全面地将当今法国诗坛上的各家高手们的诗作译介给我国的广大读者，这便是《法国当代诗选》的成书原则。

谈论诗歌，自然离不开韵脚、格律和节奏等等，可是在当今法国诗坛上，大多数人不愿就范于这些“做诗法则”，他们更愿无拘无束地去谱写他们心中的歌。“诗情跳跃”也好，“主题不定”也好，“诗体散文化”也好，“遣词造句为所欲为”也好，“标点符号或有或无”也好……他们认为一律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宣泄感情”、“捕捉游弋中的灵魂”为上。他们愿人类童年时代的“拜神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大师们的“化腐朽为神奇”，或是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的高乃依式的“悲”，莫里哀式的“喜”，拉封丹式的“百幕大喜剧”，布瓦洛式的“诗艺大全”，一切均让其成为过去。“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人们何必要在一口枯井中将自己困死？”当然，也不

是每位诗人一概如此，本书中的不少诗人仍然是在严格的传统诗学中去拓展自己崭新的诗歌天地的。但不论是哪一类的诗人，他们诗作中的那种“心灵的节奏”——或者说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节奏”——却是显而易见的。

据说，当今美国的不少诗人对诗的定义持有这么一种看法：“什么是诗？不能翻译的东西就是诗。”我们且不论这一看法是否科学、是否具有普遍性，单从作诗不易、译诗更难这方面来看，此话确实不无道理。要完成好《法国当代诗选》这样的浩大工程，笔者自然是力不从心的。好在有法国诗歌界的朋友们，特别是有法国诗人之家的朋友们从多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积极有效的帮助，武汉大学出版社牛太臣社长、本书终审王文豪副教授、责任编辑彭质纯副教授及有关部门的同志们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一切才是本书能按期间世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此，我对他们一致致以衷心的感谢。

江伙生

一九八九年冬初稿于塞纳河畔

一九九一年春琢识于珞珈山麓

目 次

前言	(1)
今日法国诗坛	
——写在《法国当代诗选》中文本问世的时候	
..... 雅克·夏尔庞托	(1)
..... 罗贝尔·乌德洛	

马克·阿兰(1937—)

诗歌,流自笔端的梦	
——致中国读者	(21)
请捧读这部书	(23)
渴	(24)
我写,直至黎明爬上窗头	(25)
在中国	(27)
童年的爱情	(29)
正义	(31)
奶猫,妈妈	(33)
猫与小孩	(35)
猫,猫头鹰,诗人	(36)

玛丽—克莱尔·邦卡尔(1932—)

我与诗歌

——致中国读者	(41)
纯情的大地	(44)
不是谎言	(46)
引人注目的蚂蚁	(47)
站在难以辨认的水域面前	(48)
心愿	(51)
瞬间	(53)
既决案件	(54)
花朵凋谢	(56)

马塞尔·贝居伊(1911—1990)

悼念马塞尔·贝居伊	罗贝尔·乌德洛 雅克·夏尔庞托	(60)
我们这些孩子		
——给阿尔贝·弗洛里		(61)
献给菲利普·夏巴内克斯		(62)
那时的生活		(63)
已经闪光的星		(64)
甜美的许诺		(65)
凝视艾菲尔铁塔		(66)
记忆的悲歌		(67)
爱情与友谊		(68)
沿着无处可觅的路迹		(69)

伊夫·博纳富瓦(1923—)

以诗文代书信

——给中国读者	(75)
厅室的俘虏	(76)
场地荒凉一片	(77)
愿居室为那走近的人而造	(78)
给贫瘠	(79)
被照亮的叶丛	(80)
这里,永远是这里	(83)
永远是同一种声音	(84)
嘴啊,你将一饮而尽	(85)
肩膀	(86)
树,灯	(87)
心灵,未变混浊的水	(88)

阿兰·博斯凯(1919—)

我是个无神论者

——代致中国读者	(93)
我并不总是喜爱我所创造的一切	(95)
我需要您的聪明才智	(96)
人用歌唱般的腔调说	(97)
人抱怨说	(98)
人讲述说	(99)
请告诉我	(100)
我们曾信仰过	(101)
当你长大的时候,我的孩子	(102)
生活中最贵重的东西	(103)

作为我生日的礼物·····	(104)
无与伦比的赠品·····	(105)
缺憾·····	(107)
不,谢谢,用不着躯体·····	(109)
忘却·····	(110)

菲利普·夏巴内克斯(1898—1982)

菲利普·夏巴内克斯 ····· 雅克·夏尔庞托	(115)
小乐曲·····	(117)
斑尾林鸽·····	(119)
尽管怀着满腔的爱·····	(121)
永远不可能·····	(122)
在静听风声的时刻·····	(123)
出发·····	(124)
小夜曲·····	(126)
清晨·····	(128)
征兆·····	(129)

勒内·夏尔(1907—1988)

勒内·夏尔 ····· 让—克拉兹·朗贝尔	(135)
索尔格河	
——献给伊冯娜的歌 ·····	(137)
内冯们的青春·····	(139)
比利牛斯山·····	(140)
早起者红晕的面庞(节译)·····	(141)
纷乱的话语·····	(143)
难以忍受的单一·····	(145)

日子为何飞逝·····	(146)
看护人的渴望·····	(147)
难忍的饥饿·····	(148)
看大地一眼·····	(150)
简陋的小屋·····	(151)

· 雅克·夏尔庞托(1928—)

诗歌能讲各种语言

——致中国读者·····	(157)
世界共同的声音·····	(161)
必由之路·····	(162)
世界黑暗·····	(163)
在巴黎的协和广场·····	(164)
我很想去中国·····	(165)
大地将自己奉献给人类·····	(167)
去做工！·····	(169)
我们的双手·····	(170)
学校对话录(节译)·····	(172)
忠诚·····	(175)
乐谱·····	(176)
传说·····	(177)
赠友人·····	(179)

安德烈·谢迪德(1925—)

珍惜这座沟通心灵的桥梁

——捎给中国读者的话·····	(184)
青春·····	(185)

当希望将我们抛弃的时候.....	(186)
人生.....	(187)
大地与诗(节译).....	(190)
诗人的考验.....	(194)
杀戮.....	(195)
你在哪里?.....	(196)
瞬间(之二).....	(197)

米歇尔·德居伊(1930—)

给中国读者的信.....	(202)
寻找,寻找真理.....	(204)
门槛.....	(206)
啊可怕的沉寂.....	(207)
一个对.....厌烦的人.....	(208)
日子遥遥无期.....	(210)
一个孩子.....	(211)
他将不会.....	(212)
好象.....	(213)
气流将她逮住.....	(215)
谁,什么.....	(216)
世界的运动.....	(217)
休止的出击.....	(218)
时论诗.....	(219)
细节,放大扩充.....	(221)

保尔·艾吕雅(1895—1952)

保尔·艾吕雅.....	让—克拉森斯·朗贝尔	(227)
-------------	------------	-------

为了云层,我对你说明了此情	(229)
大地蓝得象个柑桔	(230)
自由	(231)
在西班牙	(235)
满怀希望的姊妹们	(236)
五颜六色的语言	(237)
为了不再孤单	(239)

乔治·弗耶当卡夫特(1945—)

法国当代诗歌管见

——致中国读者	(244)
悲戚	(247)
诘问	(249)
失望	(250)
垂暮之年的回忆	(252)
悲戚依然	(253)
昔日的儿歌	(254)
在万里长城脚下	(256)
情劝	
——给婉华	(258)
混血儿	
——给我的孩子们	(260)

欧仁·吉耶维克(1907—)

捎给中国读者的话	(267)
在哪儿?	(268)
在井里	(269)